

清秋“所”见杨柳风

■ 殷选择

清秋漫过街巷，国庆长假的盼头萦绕心头，似携一缕杨柳柔风。寻常日子的乡镇派出所里，没有集市喧闹的人声鼎沸，却从不会有半分清闲。

周一的晨光，淌过连绵青山，洒向遍野翻涌的金色稻浪与玉米的海洋，轻轻铺洒在烟火氤氲的乡街。目之所及，山河乡野，岁序安然。

黔西南腹地的一间乡镇派出所，所长到局里开会，两名民警在市区办案，值守岗位的，唯有教导员与一众辅警。在岗警力虽少，服务却带着温热。

村民老何到存款机办理业务，一时疏忽，取完钱款忘记拔出银行卡。两小时后折返，卡内钱款已然少去数百元。调阅监控，是一名少年一时糊涂顺手取走钱财。

这名少年屡次逃学离家，其父也曾多次报警求助，辅警小赵便是那个一次次将少年寻回的人。他一眼认出少年，便寻上门去，协商处置。面对少年，他循循善诱，语重心长开导，苦口婆心启发。

法理人情之间，已然尽心尽力，可小赵不愿止步于此。为把公安与家校共育落到实处，他费心费力，与少年的父亲、学校老师细细沟通少年

的教育问题。

乡寨邻里，难免有纠葛纷争。三家心结缠绕，对峙之间火药味弥漫。民警辅警闻讯而至，俯身倾听，察言观色，探寻矛盾根源。

原来是寨邻集体筹资修建机耕道，老李既未出资也未出力，待到秋收时节驾车上山收割玉米，却被亲大伯拦在路口。路依旧是那条机耕道，人依旧是那些乡邻至亲，只是原来的味道变了。辅警小赵人熟地熟情况熟，主动出击放招，寥寥数语便化开僵局，促成车辆临时通行。

面对多方各执一词、彼此不肯退让的局面，民警辅警温和提议，由村里拟定协议，该补偿便补偿，该退让便退让，既解眼前纷争，亦谋长久安宁。

清秋“所”见，还有这样一幕——老黄与亲友相聚，把酒言欢，酒意上头，一言不合爆发争执，冲动之下持水果刀误伤亲人，事后仓皇潜逃。派出所迅速立案，上网追逃，快速查获。教导员老杨与辅警小田远赴他乡，将老黄接回所内。

一番普法说理后，老黄主动赔付，取得伤者谅解。案件办结移送审查起诉，检察机关送达取保候审通知书，还有一些流程需要到派出所办理。

辅警小田请老黄落座，递上一杯温热茶水，

柔声细语协助完成笔录。教导员老杨神色温和，细细问询他的近况，殷殷叮嘱如同对待至亲：检察官谈话时，要如实说明已赔付取得谅解，本是骨肉至亲，只因酒后一时冲动酿成祸，争取从轻处理。取保候审期间切莫擅自远行，避免来回奔波耗费。确有要事外出，务必提前报备，有事随时联系……

一字一句，皆发自肺腑。老黄静静听着，眼眶慢慢湿润，端正坐好，像个知错的孩童一般频频点头。

人难免会犯下过错，最珍贵的，是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一念幡然醒悟，便是莫大的善。

清秋“所”见，平凡岁月，总难免遇上猝不及防的意外。只要群众有所期盼，那一抹藏蓝身影，便会如约奔赴，携一身暖意而来。

乡镇派出所，表面看去安安静静，内里却藏着不为人所见的热忱、奔忙与牵挂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，世间琐碎的大小琐事，总有人放在心上，认真对待。

四季清光缓缓流转，“人民至上”的信念，深深镌刻在心底，岁岁年年，从未更改。

（作者单位：黔西南州公安局）



红旗漫卷风雨桥，玉屏何乡迎国庆。殷瑜浩/摄

祖国，我想这样拥抱你

■ 张隍

心里住着一抹中国红
白鸽掠过晨曦
花海涌向霞光
第一束光落在肩头
热血在胸腔奔涌
一遍遍呼唤你的名字

金秋的旗帜高高飘扬
奋战的号角四方嘹亮
风从山谷走来
带着泥土的滚烫

瞧
那钢梁一节节向前
把此岸与彼岸焊成誓言
塔吊的时针划过蓝图
吊起太阳
也吊起希望

听
机械擂响战鼓
指令穿越电流
焊枪点燃银色火花
鼠标复刻毫厘现场
汗滴汇成江海
奔腾在大江南北

雪域高原
巍巍群山
滚滚江河
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
用拼搏守护万家灯火
让足音汇成奋进的交响

复兴号贴地飞驰
空中丝路接续驼铃与汽笛
瀚海绿洲拓印生态印章
幸福在每一程启程、抵达

祖国
我想这样拥抱着你
用桥隧连接经纬
用光纤点亮星河
用钢轨铺展诗行
用草格锁住风沙

直到每张蓝图刻进山河脉络
我们便是你图纸里
闪闪发光的坐标

（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德江赋

■ 罗有铭

武陵雄峙，梵天净土开胜境；
娄山巍峨，黔中砥柱驭乌江。一江襟襟两山而汇秀，地灵人杰以流长。群山铸骨，长存浩然之气，乌江涵德，广怀礼义之邦。夜郎旧壤，耕猎传薪；土家先民，勤朴延光。洪武置司，肇开水德；万历改制，始设安化；民国三载，正名德江。桑梓根魂，永世难忘。

垦荒耘野，续人间烟火；耕读传家，兴文苑芬芳；枫香溪畔，贺帅播红色火种；黔北特委，志士沥血卫黔疆。残匪叛乱，军民戮力剿顽寇。山河重光，再迎解放沐安康。翻身抒愤，耿耿向阳。土地革命砸枷锁，谱写三农新华章。聚沙成塔办大事，夯实农垦抗风霜。自然灾害三年痛，互助合力战灾荒。援朝卫国，土家儿郎戍边疆。应征入伍，热血丁男赴沙场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知识青年深耕农桑。大寨取经，英年震灾逝他乡。

慨兮：八山一水，地瘠难数稼穡；千岗万壑，途艰久盼盈仓；世代祈福殷实梦，奈何春风困崖荒。贫穷久困维乡，岁月艰难失章。

叹兮：无沧海之浩瀚，有乌江之激扬；无平畴之膏壤，有群峰之莽苍。无通衢之捷径，有攀越之刚强；无珍宝之蕴藏，有赤诚之热肠。德江

振翼，何日腾骧？

东风化雨，惠泽遐荒；党旗引舵，破雾开茫。红魂铸魄，聚力兴邦。改革潮涌，穷邑学绘新图；扶贫功竣，凋壤焕展华章。旧舍尘封往事，广厦林立山乡；村寨邻里熙和，三农服务保障。四高四铁循序铺展，空港津埠逐浪启航。交通枢纽贯通八荒，南来北往情钟德江。

青山苍苍，皆藏古韵风华。江水泱泱，叙述古今情肠。古雄戏曲活化石，炸龙非遗承昔方。六月初六祭龙祈瑞，风调雨顺六畜兴旺。乌江奇石，千姿含韵。楠杆生漆，溢彩流光。屏山挺秀峙城廓，玉溪萦曲绕乡邦；洋山河藏幽胜，乌江岸铺席画；城南叠翠，四季风光；城北开埠，万贯兴商。山野放歌承土韵，登高踏舞续乡章。

崇尚尚学兴村寨，尊师重教启希望；高校根植古邑，学子圆梦理想；才俊辈出乡关，桃李竞绽芬芳；兰玉辞乡奋进，创客兴业图强。

嗟乎：昔日老少边穷地，今朝蜕变创辉煌。一江两山换新颜，日新月异赖党昌。德江踔厉奋发，山河再书华章。

（作者曾任德江县委副书记、贵州省委乡村振兴局二级巡视员）



贵阳甲秀楼喜庆祥和迎国庆。乔啟明/摄

黄散打

■ 黄政芳

要数桂花寨的人物，黄散打必须算一个。他原名叫海子，因喜好搏击、散打，人称黄散打。

少年时的他在桂花寨就很出名，因为啥——水性特好。他在水里潜上两三分分钟是常事，寨门口的锦江河成了他天然的游乐场，整个夏天都会泡在河里。摸鱼是他的拿手戏，河滩的石头窝里藏着一窝窝的黄角丁、石花鱼、游鱼，一摸就是一大串，用穿鱼条穿着，任其在上边挣扎扭动。晚上，他用楠竹的枝丫做成卡子，绑上蜻蜓，用一根麻线牵着，固定在山脚岩河边的石头上，钓长条的铜鱼。更让人称奇的是，他还能潜入深塘的水底摸鱼，那些藏在大石头里面的大鲢鱼、大鳊鱼都逃不过他的手心。

一年夏天，锦江河涨了大水，河水浑浊湍急，让人胆寒。他却与伙伴们在河里游泳，桂花寨人把在洪水里游泳称为漂江。漂了一会儿江后，众人不解气，对他说：“都说你水性好，如能在洪水里摸条鱼起来我们就佩服你。”他轻松一笑，随即潜入浑浊的洪水中，一分钟过去了，两分钟过去了，大家不免担忧起他的安全来，突然他从水里冒出来，双手握着一条约两三斤大的鲤鱼。众人纷纷伸出大拇指，赞叹不已。

从花桥小学毕业后，海子去离家十公里外的

镇江中学上初中，那时的农村家庭特别贫困，他家也不例外。每个星期天，他都会背着书包，挑着柴和米去学校，书包里除了书本还有一罐没有油水的辣椒或酸菜。扁担经常把他稚嫩的双肩压得红肿、起泡，他没叫一声苦喊一声累。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，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练习武功。他把双腿绑上沙袋跑步，还在家里房梁上吊起一个大沙包练习搏击、散打。

在江口中学校上高中时，海子已是一位英俊的小伙，功夫更是了得，三两个人都近不了他的身。一天，两个街上的混混在校门口溜达，看他是个农村娃，就上前去收保护费。哪知这次他们遇到了硬茬，三拳两腿就被打趴下。此后，黄散打的名号便在学校响起。

因对警察的崇拜，高考时海子填报了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。如愿进入梦寐以求的学校后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法律知识。毕业后分配到省城一家劳教所，成了桂花寨乃至全村走出去的第一个警察。面对艰苦的环境，他没有沉沦，而是努力地工作。两年后从管教大队调至派出所工作。

他深深热爱着警察职业，出勤、办案一丝不苟，还曾一人徒手制伏到派出所闹事的四名混

混。他成了父母乃至整个桂花寨的骄傲，每年春节回到老家过年，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崇拜他的年轻人。

海子信心百倍，决心在工作中干出一番成就。可正当他拟任副所长时，厄运突然降临。1993年国庆节的天空下起蒙蒙细雨，他与大家去安顺喝同事的喜酒，结果小车在老贵黄高速公路红枫湖路段出了惨烈的车祸，后排的五人不幸去世，其中也包括他。其实，他原坐的第一排，后来为了照顾一位女同事换到第二排。

年仅26岁的海子就这样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警察事业。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母校，教过他的老师都为之深深惋惜。单位同事纷纷流下眼泪，不相信这么英武、正直的年轻人就这样离去了。

当单位把他的骨灰运回桂花寨时，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，老天都在为这位英年早逝的年轻人落泪。家人和乡亲把他安葬在锦江河边的山岗上，让他守护着静静流淌的锦江河和那条通向山外的路……

他去世后的很多年里，不时会看见他曾经的同事来坟前祭奠。桂花寨的人都感叹：“这娃呀，太可惜了！”

三十年后，有人在海子的原单位问起他，一个老干警遗憾地说：“黄散打，怎不记得，可惜了！”另一个沉重地说：“那是个好小伙，要不是照顾同事，也许还活着……”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）